



## “姐姐粉”： 我就是你卑微的小助理

觉得现在的粉丝太卑微？你该看看从前的“姐姐粉”——和“拜过房娘”相对的，是从前曲艺界盛行的“阿姐”。过房娘者，爱的供养也；阿姐呢，你可以理解为现在明星流行的生活助理。

据说有一位越剧名伶的粉丝，对她是万分倾慕又近乡情怯，每逢演出散场名伶收工回家，她都要隔着几条马路默默一路相送——离得太近怕打扰，真可谓煞费苦心。

这样忠心的粉丝，有的会心甘情愿地陪伴在名伶身边，出门帮拎包，回家给做饭，24小时贴身服务，因此被周围人称为“某姐”，比如王姐、张姐、刘姐……基本上都是“桃姐”的意思——从此担负起照顾名伶衣食起居的任务，不乏终身不嫁，从年轻一直做到垂垂暮年，直到为名伶送终守灵的忠仆。

都说“远香近臭”，与偶像一起生活的日子难免幻灭，但这些姐姐粉们大都从一而终，有的甚至还是“唯粉”（独爱一个名伶，连她的舞台CP也不接受）——碰到过有人在饭桌上随口说了一句另一位名伶的好话，姐姐粉马上翻脸——在她们心中只有自己的姐姐最绝绝子，别人怎么能入流。

你要是以为只有普通人才这么卑微地把偶像当成神一样看待，那又错了——名人追星起来那也可以卑微到尘埃里。

喜欢一个人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“call me by your name”（用偶像的名字呼唤自己），比如司马相



右图：夏梦，金庸迷她，众所周知。

如名字里的相如，就来自他的偶像蔺相如。比起现在流行的“XXX的老婆”这种简单粗暴的自封，从前的人为偶像改名要来得诗意得多。最有名的是给自己改名“黄裳”的著名藏书家容鼎昌——据说名字来源于他爱慕的演员、“甜姐儿”黄宗英。为什么叫“裳”呢，取意“愿在衣而为领，愿在裳而为带”，看，多风雅。

金庸贵为大侠也追星——不光是迷恋夏梦的事众所周知，他还追过上海的滑稽戏泰斗。据王汝刚回忆，2002年他在城隍庙为姚慕双的

85岁生日庆贺，巧遇金庸在附近吃饭，便问：老先生滑稽戏看过吗？结果金庸不但看过，还很熟悉——他说自己在上海生活的时候，就爱听无线电里的姚慕双周柏春，《学说外国话》等段子都还记得很清楚。听说姚周庆生，他就像小粉丝一样试探，问王汝刚：等吃好饭我想去看看他们好吗？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，还不断催促同桌的人：“快点吃，不要多讲话，抓紧时间，我要去拜寿。”还很腼腆地补充说：“我以前都在无线电听他们，没有付过钱。”很有点要去祝寿“补票”的意思。

“中国园林之父”陈从周先生则特别喜欢昆曲名家梁谷音，平日里素以听梁谷音的录音带来“神游于天地之间”，不但题诗一首赠谷音，称：“林泉何处不宜人，脉脉山泉出谷音，花下忘归犹点笔，曲终似水鬓边清”，自己设计园林的时候都不忘cue一下谷音——上海豫园里的“谷音涧”，就是陈老先生的“夹带私货”。他说自己做设计的时候，要是没有梁谷音的录音听，脑子就

右图：新凤霞《刘巧儿》剧照。齐白石当年一见新凤霞即“丢魂”，说粉就粉。

